

夏日的早晨

赵纪蓉

炎炎夏日里最值得珍视的就是早晨的时光,趁天地刚刚苏醒,阳光还未曾炙烤大地;趁温热还没传递给儿儿,空气中还有一丝丝清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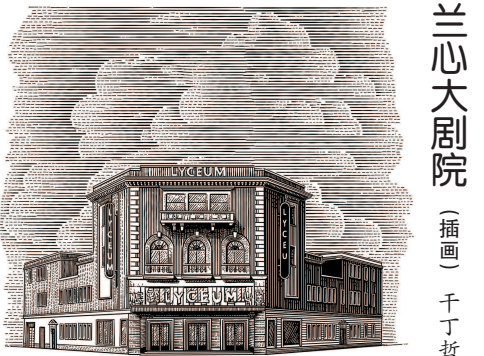
起得最早的是白头翁,它的叫声清脆悦耳,偶尔还会有音调的转换,接着登场的是叽叽喳喳的小麻雀,而后才是斑鸠,那标志性的两短一长的咕咕声在窗前响起时,崭新的一天就正式拉开了序幕。即便隔着玻璃拉开窗帘,不等推开窗,斑鸠早就以无比迅疾的姿态飞走了。许多动物的感官接收能力比人类要强得多,鸟类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力尤其强。

拉开阳台的移门,迎接我的是茉莉的芬芳。茉莉的花期很短,只有一两天的时光,而且茉莉开花往往在凌晨时分,且香气随着花苞的绽放会迅速递减,所以想闻最纯正浓郁的茉莉花香,就要赶早,在夏日晨光熹微时分最合适。此时观赏茉莉,虽没有“和月最温柔”的情致,却已有无限清幽在清风中拂面而来。

早晨的草坪上,小草还挂着晶莹的露珠,细密而灵动,仿佛空气一震动,它们便会碎落一地。蝴蝶已经开始四顾翻飞,这时的它们并没有在花丛中留恋,而是喜欢在草地里逡巡,它们是在忙着吸食小草上的露珠呢。这让我想到我们人类也习惯晨起喝水,蝴蝶不是夜行性昆虫,起床了自然也想先喝点水吧。

天气炎热,乌鸫来小池塘洗澡的频率明显增加了,它立在池塘边的鹅卵石上,探下小小的脑袋,张开喙鼓漱“刷牙”,再掀开翅膀左右来回拍打,随后以极快的频率抖动全身的羽毛,在享受阳光的照耀后它便忙不迭地去找早餐了。小麻雀往往三两成行,经常见到两只结伴而行的小麻雀在石头上伫立片刻,而后像配合默契的体操健将那样一同起飞,在树梢间穿梭嬉戏,时不时地还在空中完成360度转体。看着如此灵动的画面,真是让人心生欢喜。

夏日清晨当仁不让的主角是蝉,但蝉鸣通常六点左右才会开始,它们就像富有经验的交响乐团,在大自然这个指挥大师的协调之下,此起彼伏地欢乐吟唱。在尚未车马喧嚣的时刻,它们的吟唱前呼后应,如同一阙复调乐章,在高潮到来后暂歇片刻,之后又华丽丽地模进到更高的音域。唐代诗人虞世南的名句“垂緌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”中“流响”二字极形象地描摹出了蝉鸣的声音特质。十几年来在地下的蛰伏才能换来蝉生命中真正的夏天,它怎能不热烈高歌?等到蝉鸣日渐式微,直至消弭于无形,热热闹闹的夏天也就快过去了。



兰心大剧院 (插画) 千丁哲

关于龙的传说有很多,不知真假。但在地下深处,人们常把负责挖隧道的大型装备——盾构机,比作“钢铁巨龙”。操纵这条“巨龙”的,在行业内称之为盾构司机。

1988年出生于河南商丘的赵云龙,名字含龙,生肖属龙,或许这注定了他与“龙”的缘分。

2007年,赵云龙十八岁,从中级技工学校毕业,怀揣着“定要闯出自己的天地”的豪情壮志,踏上了离乡的火车,来到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。命运使然,他成为了隧道里的“驭龙者”……

2008年,上海市重大民生项目之一的青草沙原水过江管工程建设如火如荼。进入上海隧道不到一年的赵云龙,被任命为该项目盾构司机和班组青年突击队队长。得知消息时,他脸上难掩激动,又透着几分忐忑。

像日常出行,路面上的司机手握方向盘,按照既定路线驾驶,平稳到达终点即可;而在幽深暗黑的地下,操纵着长百米、重千吨的“巨龙”前进,挑战不可谓不大。心情平复后,赵云龙说:“想要战胜黑暗,只能用光照亮它。”这束光,在赵云龙的心里,也在隧道的另一端。

随着盾构机向前推进,从项目部办公室到地下盾构机的驾驶室,的距离也越来越长,且没有便捷的

位于广西西北部的东兰县,不太为人所知,但说起“拔哥”——韦拔群,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不会陌生。东兰就是中国早期农民运动三大领袖之一、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韦拔群的家乡。

东兰地处云贵高原南缘,红水河中游。著名风景区“红水河第一湾”就位于东兰县三石镇板文村境内。红水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,形成一个“U”字型的大峡谷,由于河道狭窄,两岸高山耸立,近年来已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或乘游船顺流而下,或驱车沿着蜿蜒的山路到此观光。此处风光迷人,一年四季、一天之内,由于气候、光线的变化,拍出的美景不尽相同。东兰境内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,是一个“无山不洞,无洞不奇,山藏幽洞,洞潜碧流,水穿洞出”的山秀洞奇、最美物华之世外桃源。

1925年,韦拔群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,在此开办了三期农民运动讲习,培养农民运动骨干,先后有来自右江地区各县农运成员500多人参加学习。学员毕业回原籍后,很多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骨干,还有许多人后来参加了红七军。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,实际上也为1929年的百色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培养了部分骨干。1930年,经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提议,东兰县工农民主政府讨论通过,北帝岩改名为列宁岩。

在列宁岩的洞口两边,分别镌刻着韦拔群的两句革命口号:“要革命的站拢来,不革命的走开去。”文字通俗易懂且干脆利落。事实上,韦拔群也是一位宣传大家,无论是宣传革命道理,还是做战士的思想工作,他总能用最通俗的语言把道理讲清讲透。1930年11月,红七军整编为第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师,留韦拔群率数十人的部队进行游击战,主力则奉命北进。有些战士不愿离开家乡,不愿离开“拔哥”,韦拔群创作了一首鼓励战士北上的山歌:“外出干革命,莫要恋

妈妈6月份因膝盖风湿性关节炎急性发作而住院,一直瞒着我,我决定回家前两天才得知消息。我7月3日到达喀什,下了飞机直奔医院,一直陪着妈妈做完双膝的微创手术,术后一切正常,13日才回到疏勒的家中。喀什第一人民医院的

妈妈6月份因膝盖风湿性关节炎急性发作而住院,一直瞒着我,我决定回家前两天才得知消息。我7月3日到达喀什,下了飞机直奔医院,一直陪着妈妈做完双膝的微创手术,术后一切正常,13日才回到疏勒的家中。喀什第一人民医院的

2010年,赵云龙携团队打破黑暗,迎来了隧道那端的光。上海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项目“主动脉”——原水过江管隧道成功建设,有力保障了城市供水安全和改善市民饮用水质量。这段时光中,因憨厚爽朗的性格和敢拼敢闯的作风,赵云龙深受同事们的欣赏,获得了“隧道金刚龙”这个名号。此后,他便凭着犹如龙一般的倔劲和韧劲,参建了上海大大小小的地铁隧道,为上海的便利与繁华用心尽力。在一步步的奋斗中,他从一名外乡人变成了新上海人;上海,成了他的第二故乡。“令我意想不到的,是自己荣获了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’,接受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,市委副书记、市长杨雄的亲切接见。”赵云龙说,“一晃16年,现在拥有的美好生活,像是对自己十八岁时许下的壮志与诺言作出的回答”。

“每次经过自己建造的地铁隧道时,依旧会激动,跟第一次当盾构司机时的心情一样,依旧会想起‘巨龙’好友……”赵云龙开车驶向了下一个站点。

“大师”与“大侠”,请看明日本栏。责编:郭 影

家庭。跟着共产党,做个好红军。为民为自己,事业真光荣。革命成功了,共享幸福年。”这首山歌和韦拔群创作的其他山歌一样,针对战士文化程度低实际情况,内容简洁明了,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,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和引导作用。

1923年,韦拔群领导东兰等6个县的农民武装先后举行了3次武装起义,占领县衙,赶走知事和团总,东兰县第一个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。到1923年10月第三次攻打东兰县时,东兰农民已是一支拥有1500多人的武装队伍。

毛泽东同志一生中多次高度评价韦拔群。1958年1月,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,对韦国清说:韦拔群是个好同志,我过去搞农运,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。同样是在上世纪50年代,毛泽东得知身边一位担任警卫工作的瑶族战士家乡靠近东兰,便问他:东兰有一个革命先烈叫韦拔群,你知道吗?那位战士回答:报告毛主席,我听说过。毛泽东便对他说,东兰是个革命根据地,过去韦拔群同志就在那里领导人民闹革命,后来为革命牺牲了。他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,农民的好领袖,党的好干部!

“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,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。”韦拔群是民族英雄,人民自然不会忘记他。2009年,韦拔群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。而在“东(兰)巴(马)凤(山)”地区乃至整个广西,各族人民群众都把他当作英雄崇敬有加。2009年,在韦拔群诞辰115周年之际,东兰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在烈士陵园韦拔群墓的北侧,修建了纪念馆,每年都有大量全国各地的群众前来瞻仰。时任东兰县县长徐迪克带着几分自豪对我说:“有机会在‘拔哥’的家乡工作,非常光荣和幸运。”那天早晨,我在县长的陪同下,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,向这位英雄敬献花篮。

尤恋喀什人与山

孟锦慧

运动医学科,处于自治区运动医学专业的领先地位。这种过去难以解决的风湿性关节炎、关节积液的问题,现在只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创就能解决。给妈妈做手术的医生阿不都勒艾沙,是一位维吾尔族主任医师、硕士生导师。他医术高超,语言精练,既亲切又干练,令人敬佩。辛勤工作的护士们大多是维吾尔族姑娘,大眼睛、黑眉毛,个个美若天仙,戴着口罩也难掩美丽的面容。她们和蔼可亲,对妈妈关怀备至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的家乡在不断进步、发展,软实力在不断提升,这太让我欣慰了,为我家乡的进步与发展而骄傲!

站在医院病房的窗口,可以遥望喀什的群山,那是昆仑山脉与天山山脉的交界,群山环绕喀什古城,巍峨耸立。2009年我拍摄音乐电视《喀什的春天》,在这座山上取过景,当时我漫步在巍峨、苍凉的山顶,放声高歌,歌唱美丽的家乡。记忆时光抽拉回童年,妈妈带着我们乘长途汽车从喀什前往乌鲁木齐,汽车穿行于崇山峻岭和茫茫戈壁中。山是灰色的,荒凉而神秘,肃穆威严,它们承载了我童年最美的记忆。

长大以后,我去过黄山,到过峨眉山、青城山,登临过泰山、九华山,它们有的层峦叠嶂,有的秀美壮丽,各具特色,但都没有家乡的山令我神往。家乡的山太荒凉,常年的风沙漫卷,烈日的炙烤,在山脊留下鬼斧神工般的印记。家乡的山也是五彩的,红色、橙色、绿色、蓝色交相辉映,奏响

“乌米”是什么?朋友以为是黑米,或叫紫米的。实则不然。我要说的是一种“菌”,嫩时可食用。有的地方称其为“乌敏”。这东西多长在玉米雌穗上,也有长在玉米叶腋间或骨节上,形状不规则,有的不过人的手指大小,一节一节,有的香蕉粗细,还有的膨大可至人的拳头。乌米呈黑褐色,仔细看会发现表面有一层灰白色薄膜包裹。此物并非随时都有。每年七八月份,进入高温濡闷天气,正值田间玉米的孕穗期,方可找到。

幼时回老家去看奶奶。全家老少二十几口,人多粮少不够吃,怎么办?“走,带你上山要去。”奶奶其实是去打野菜。山上山下,四处搜寻。我那时不过三四岁,撒丫子自顾自疯跑。等野菜摘得差不多了,我们回家去。奶奶一双金莲,走起来却飞快,我一步一回头,蔫头耷脑不情愿离开,听见奶奶说,“今儿烙乌米饼给你尝尝……”其实这饼跟“米”没半毛钱关系。

时节一到,乌米熟了,要抓紧时间采摘。晋北人习惯说“该下了”。

奶奶挽了用玉米叶跟稻秆编的菜篮子,左邻右舍的女人们接踵相随,去往崖头的玉米地里掰乌米去。玉米秸上的乌米,有老有嫩,很好分辨。老乌米已经开始打蔫,身形干瘪萎缩,颜色发黑,掰开来看,里面包着一团黑色粉末状物。这老乌米不能吃,要挑嫩的摘。嫩乌米卖相好,坚挺水嫩,表皮包裹一层灰白色的嫩膜,摸上去细腻滑润,太阳下亮晶晶的。但掰的时候需特别小心,别弄残。一根一根,在篮子里仔细码好,手脚一定要轻,胡乱丢进去可不行。皮一旦破损,脏东西极难清理,基本不能食用了。

有的乌米,直接长在玉米棒上,看起来有点像尚未成熟的青菠萝。那乌米粒粒分明,从棒子壳中憋足了劲往外钻,往外顶,甚至能把层层包裹的棒子撑破。偶尔会发现整根的棒子上,玉米粒竟全都变成了乌米,每到此时,奶奶便轻声叹息,自言自语嘟囔,“跛脚驴子追兔子,紧赶慢赶,还是来晚喽……”是有点懊恼的口吻。

这样的乌米,则意味着整棵的玉米将颗粒无收。即刻掰掉。然而这种有益真菌,即为乌米,生食味道鲜美,微甜,记忆中的口感,甚至胜过玉米本身,软糯Q弹,有点像吃棉花糖。

乌米掰回家,马上动手做乌米饭。最常见的是烙乌米饼。将乌米用清水稍冲上一冲,洗去浮尘,沥干水分,切成一片扁薄厚的片,备用。要取个大盆来加面粉。加多加少,完全是手上功夫。加水,慢慢加,不能一次加多。而后撒一点细盐粒,拿双筷子按顺时针或逆时针,朝同一个方向不停地搅和。看调成面糊状时,把切好的乌米倒进去,继续用筷子搅拌。动作要利索要快,为使其均匀地裹上面糊。其时,另一边灶头上,大铁锅里放油,最好是烧肉炼剩下的猪板油。夹一筷子,锅底底下慢慢化开,锅子周边亦热起来。将裹了面糊的乌米一块一块小心铲到锅里去,耳畔一阵刺刺啦啦声,香味腾起。接着把乌米拿铲子慢慢摊开,拍平,已经有了饼的形状。这时要舀一调羹素油来,贴着锅壁,小心地绕圈滑入锅内。调文火。再稍停一停,把乌米饼调个个儿。待等两面都炸成金黄色,夹出来搁边上凉着去。继续做下一张。我等在一旁饕餮口馋否,等不到晾凉,咬一口,烫得嘶哈嘶哈,不及咽下又一口,酥脆,越嚼越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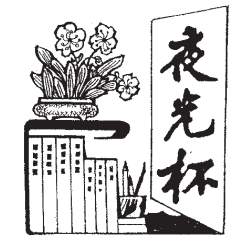
乌米饼炸好就那么吃,已经很香,奶奶吃时喜欢浇自制的调味汁。蒜泥加酱油,当然少不了山西老陈醋。吃吧。是另一种享受。

有次在网上无意间看到,说乌米含丰富蛋白质、膳食纤维、矿物质、维生素、真菌多糖等等,一大堆人体必需氨基酸,是眼下时髦的“绿色保健食品”。仔细搜索后又有了新发现——“乌米”其实是生长在玉米秸或玉米穗上的一种病,学名叫“玉米丝黑穗病”,对玉米的收成有一定影响。这种病害在20世纪80年代已得到控制,据说现在已基本绝迹了。在我心目中几乎万能的奶奶,该不知道这些吧?想奶奶了,想奶奶的“乌米饼”……

西部苍茫的乐章。如果你有幸来到喀什,一定要看看喀什的山,领略喀什的山的苍茫与肃穆,那是喀什人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之体现。这种顽强的精神铸就了喀什人朴素、坚毅的品格,面对生活的磨难,仍能积极乐观、豁达开朗,热爱生活。

妈妈的房前小院长满了节节高,红的、粉的花儿争相开放,院中枝繁叶茂,绿树成荫,站在院中,闻着树木与花草的清香,多么熟悉而亲切的味道,好像又回到童年……

晚饭后,妈妈坐着电动轮椅,我陪着她公园



此乌非彼乌

王 蓉